

从时间到语言

——保罗·德曼解构主义文论初探

申屠云峰 陈建伟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保罗·德曼解构文论与欧陆思想关系研究”（16YJA752013）项目资助

从时间到语言

——保罗·德曼解构主义文论初探

申屠云峰 陈建伟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时间到语言：保罗·德曼解构主义文论初探 / 申屠云峰，陈建伟著. —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8

ISBN 978-7-5178-5124-0

I. ①从… II. ①申… ②陈… III. ①德曼 (de Man, Paul 1919-1983) — 解构主义 — 文学研究 IV.

① 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168574 号

从时间到语言——保罗·德曼解构主义文论初探

CONG SHIJIAN DAO YUYAN — BAOLUO DEMAN JIEGOU ZHUYI WENLUN CHUTAN

申屠云峰 陈建伟 著

责任编辑 王 英

责任校对 何小玲

封面设计 望宸文化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 (传真)

排 版 杭州浙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宏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22 年 8 月第 1 版 202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5124-0

定 价 6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和营销与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71-88904970

序 言

假设没有法国人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20 世纪就不会有解构主义哲学理论。但即便 20 世纪真的没有法国人德里达, 美国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依然会如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因为 20 世纪有一个比利时裔美国人保罗·德曼 (Paul de Man)。作为美国 20 世纪最具原创性的解构主义文论大家, 保罗·德曼在全世界的人文学科, 尤其在文学批评界的影响力一直长盛不衰。只要世界上还有人文学理论怀有兴趣, 对保罗·德曼的研究就不会停止。

研究任何一个理论大家一般不外乎两个视角, 要么是“共时”的, 要么是“历时”的。前者专注于某个或某几个问题, 前后对比, 上下深挖, 以拓宽境界而得新意; 后者则偏向于理论内部的演变和发展, 推敲理论环节的前后联系, 以凸显理论脉络而鉴得失。中外学界对保罗·德曼理论的学术性研究也基本如此, 但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 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德曼解构主义时期的理论要比其现象学时期的更有价值, 因此对其解构主义文论的“共时”研究就显得“门庭若市”, 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 都没有给后来者尤其是非欧美学界的研究者留下多少“且待小僧伸伸脚”的空间。第二个特点就是, 对于德曼的“历时”研究几乎可以

用“门可罗雀”来形容——国内的似乎没有，国外的有三本：德格雷夫（Ortwin de Graef）的《危机中的宁静：保罗·德曼序言（1939—1960）》（*Serenity in Crisis: A Preface to Paul de Man, 1939-1960*）和《泰坦尼克之灯：保罗·德曼的后浪漫主义（1960—1969）》（*Titanic Light: Paul de Man's Post-Romanticism 1939-1960*），以及罗塞克（Jan Rosiek）的《失败的辞格：保罗·德曼的文学批评（1953—1970）》（*Figures of Failure: Paul de Man's Literary Criticism 1953-1970*）。从这些书名上的时间就可以做出简单的判断，这些都是对德曼的“断代史”研究，而非“通史”研究。唯一有一点“通史”味道的是罗塞克的那部，因为他所研究的年代已经延伸到了1970年，可以说是横跨了德曼的现象学和解构主义两个理论研究时期，因为1965年至1970年德曼所写的文章恰恰构成了其第一部解构主义文集《盲识与洞见：论当代批评之修辞》（*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的主体。

鉴于这两个特点，我们认为可以在较为薄弱的德曼“历时”研究方面做一点工作，探讨德曼从现象学阶段向解构主义阶段转变的过程，并将重心放在对其解构思想的阐释上。罗塞克的研究为我们展开这项工作带来了契机与动力。一方面，他的研究成果表明，打通德曼两个时期的尝试是可行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他的研究中有两点缺憾需要弥补。第一点是有关研究范围的。他虽然将《盲识与洞见：论当代批评之修辞》纳入其研究范围而给人一种打通德曼两个研究时期的感觉，但没有继续讨论德曼的《阅读的寓言：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修辞语言》（*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这部更成熟的解构主义著作，这使得他的打通工作不够彻底，但同时也给了我们“更上一层楼”的空间。第二点是有关研究的整体设计。他的

研究好像是一个什么菜都种的大菜园，凡是德曼文章中讨论过的人物和理论都不放过，虽然显得材料齐全，但面面俱到而不分主次，而且这样对每一个在德曼理论研究旅程中出现过的作家几乎平均用力，让读者很难把握住德曼的理论发展脉络。

我们眼中的这两点缺憾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的研究所设置的目标是从横跨德曼两个研究时期的角度来勾勒德曼的解构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并阐释其内容，因此我们选取了德曼公开出版的七部著作中的五部作为我们的讨论对象，而舍弃了《对理论的抵制》(*The Resistance to Theory*)和《审美意识形态》(*Aesthetic Ideology*)，因为这两部著作主要是德曼对其解构主义理论思想的实际运用成果，与我们的研究目的关系不大。在研究的设计上，我们拒绝“眉毛胡子一把抓”，坚持从德曼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来呈现其发展过程，因而将目光紧紧锁在对德曼的理论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几位理论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德里达——身上，力求通过深入阐释德曼与他们的理论关系来清晰地呈现德曼理论发展之脉络。

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将德曼的解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史”分为现象学理论时期(大致从1955年到1965年)、解构主义理论初期(大致从1966年到1970年)和解构主义理论成熟期三个阶段(从1970年至其离世)。本书的第一、二章的讨论涵盖了德曼的《评论文章(1953—1978)》(*Critical Writings 1953-1978*)、《浪漫主义和当代批评》(*Roman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和《浪漫主义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三部著作中的相关文章，试图揭示德曼在现象学理论时期遇到的困难、

找到的方法以及相应的突破。德曼的学术生涯起步于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其深厚的欧陆哲学修养帮助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存在困境问题，但也同时让他陷入了“存在的诗”和“生成的诗”的对立中而一筹莫展。在这个阶段，荷尔德林的浪漫主义观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理论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对立，使他逐步摆脱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想，为他进入解构主义阶段奠定了基础。本书的第三、四章主要讨论德曼《盲识与洞见：论当代批评之修辞》中的主要文章和《阅读的寓言：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修辞语言》的前半部分，这些构成德曼解构主义理论初期的主要观点。在这部分我们的主要论点是，德曼构建解构主义理论的工作是一个先“破”后“立”的过程：先是从反面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理论进行了“破解”，然后依据尼采的观点来“确立”解构式的语言修辞理论。这个阶段是德曼主动上门与诸多欧美理论群雄“对殴”的精彩过程——他提出的“盲识与洞见”的解读模式就是最直接的成果。但是我们以为，这场刀光剑影背后德曼获得的最大成果是他将从海德格尔那里借鉴来的理论运用到与群雄的对战中，又领悟出了突破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思想。这种突破的顶点最后定格为他和德里达的交锋。德曼终于将“盲识与洞见”这个带有浓厚形而上学意味的理论模式延伸到解构主义修辞模式上，并且借用尼采的理论资源较为系统地将此语言修辞理论模式确定下来。本书最后的第五、六章讨论的自然也是德曼解构主义理论成熟期的观点，但覆盖的只是《阅读的寓言：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修辞语言》后半部分的六篇论卢梭的文章，而且每一篇都作为一节单独讨论。在这个部分，德曼似乎已经收敛了那种咄咄逼人的理论攻击性，像是一个人面对着卢梭的文章在自说自话，但显得更为晦涩费解。在前三篇文章中，德曼揭示的是解构主义视角下语言的认

知体系；在后三篇中，则是解构主义视角下语言的行为体系。如果前者带有反直觉和反人性的色彩，后者则是倍加如此。颇为吊诡的是，两个体系之间存在着既不相容又无法分离的关系。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研究其实可以看作是对下面三个问题的回答：德曼为什么需要海德格尔？他在受益于海德格尔之后为何要挑战海德格尔？他的挑战成果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合起来就是我们心目中德曼理论发展的“历史”。简单地说，德曼在研究浪漫主义文学初期遇到的“存在”与“生成”之间的对立问题迫使他寻找新的理论资源以走出形而上学的陷阱。海德格尔就是这个资源。海德格尔的阐释学理论以及关于时间和主体的理论给予德曼的浪漫主义研究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启发，他甚至想借用海德格尔的“时间”来命名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秘密。不过，卢梭和荷尔德林以及德曼自身的文学批评实践让他坚信“时间”具有一种逆转和断裂的结构。最终他迈出了其理论发展历程中从“时间”转移到“语言”这关键性的一步：用“寓言”和“反讽”来改写这个“时间”结构。接着，德曼便从尼采和卢梭那里发现了“语言”的秘密：语言是一部不受人控制的生产机器。

最后，我们想就在第二章集中讨论过并散见于其余各章的一个关键词“过渡”（passage）多说两句。我们以为这是领会德曼理论的一条捷径。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谈的，德曼认识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关键点在于“非本真”意识向“本真”意识的“过渡”，而法国哲学家马里翁（Jean-Luc Marion）也揭示出海德格尔的“此在”就是一种“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过渡”，并且我们知道“此在”的本质就是“时间”。这些构成了德曼用“语言”改写“时间”所依赖的秘密的理论基础。在德曼这里，“语言”（而不是“此在”）成了最好的“过渡”：它不仅是显现

之物与隐匿之物、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的最佳“桥梁”，而且它自身就是“过渡”的目标。“语言”不仅是道路还是真理。同时，“过渡”既是个名词也是个动词，这对应了德曼将语言视为认知体系（记述功能）和行为体系（施为功能）的合一。此外，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说，“过渡”是对形式 / 内容、文本 / 世界和作者 / 读者等诸多形而上学二元概念的“解构”。在以上这些意义上，如果我们能够领会“过渡”这个词，就可能较好地体会到德曼理论的玄妙之处。

目 录

001 第一章

浪漫主义研究的困境及出路

- 005 第一节 困境初显：象征主义的两个面向
- 008 第二节 问题深化：与海德格尔初次相遇
- 019 第三节 问题出路：超越主客二分模式

037 第二章

它山之石——德曼与海德格尔

- 041 第一节 重思海德格尔理论
- 049 第二节 超验的主体
- 063 第三节 语言阐释的时间结构

083 第三章

从时间到语言

- 085 第一节 盲识与洞见
- 097 第二节 时间的修辞
- 112 第三节 修辞的盲识

129 第四章

尼采的语言观

- 131 第一节 语言的“破绽”
- 154 第二节 尼采论语言作为转义
- 168 第三节 语言作为劝说设置

175 第五章

作为认知的语言

- 178 第一节 语言的“诞生”
- 195 第二节 自我的语言模式
- 211 第三节 阅读的寓言

225 第六章

作为行动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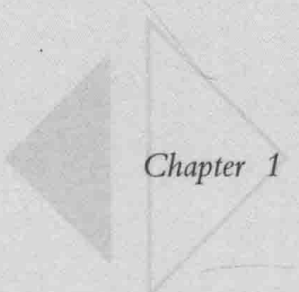
- 227 第一节 语言作为判断
- 238 第二节 语言作为诺言
- 252 第三节 语言作为辩解

271 结束语

道路就是目标和真理

275 引用书目

281 后 记



Chapter 1

浪漫主义研究的
困境及出路

-Chapter 1-



在写于 1955 年的《内在的世代》(*The Inward Generation*) 中, 德曼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如果我们将历史的视角扩展到足够远, 而将浪漫主义纳入进来, 那么当今的思想状态就显得更为清楚了。人的内在意识和非他所是的总体之间有着深深的分裂, 对此分裂的认识在 1800 年之前当然就已经存在了, 不过在那个时间前后才凸显出来。随之而来的难以忍受的张力, 要想克服它, 必须将它以某种形式显化出来。”^①

这段话隐含了三层意思: (1) 人类的存在面对着一种自古以来的危机, 即自我意识与所处世界的分裂关系。这种危机意识也许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但直到 1800 年前后的浪漫主义时期才成为一个主题, 或明或暗地主导了西方人的思考, 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人类的一个永恒主题。德曼从一开始就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主题: “人们可以令人信服地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一同争辩说, 这是一个本质性的经验, 整个

^① Paul de Man, *Critical Writings, 1953-1978*, edited by Lindsay Water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p. 14-15. 凡引自该书处, 下文中皆夹注为“(CW, 页码)”。

西方诗歌和思想均源于此，或者更激进一点说，人们可以和黑格尔一道宣称，分裂是所有人类意识的开端。”^①对于德曼来说，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构成他研究的起点。(2)这种分裂关系是一种折磨着人类几个世纪的痛苦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人类创造性的活动，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活动都是对此难以承受的反应。换言之，人类几千年的思想形态，虽千变万化，但皆源于此。(3)为了克服这种因存在分裂而产生的痛苦体验，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此分裂状态赋之以形，否则就无从下手解决问题，就好比为了战胜敌人，需要让敌人先现身，和敌人照面，才能击败敌人。简而言之，这三层意思就是德曼文学研究的起点和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将文学作为人类对存在危机的一种反应形式来研究。

既然认识到存在危机是人类面对的第一课题，而对此危机的意识开始显明于浪漫主义时期，那么德曼作为文学研究者选择浪漫主义文学作为其研究对象，就再自然不过了。不过，在德曼眼中，浪漫主义不仅仅是狭义地指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那段时间，而是可以一直覆盖到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的兴起，甚至连现代主义也可算作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因为人类的存在危机意识发端于浪漫主义，一直到如今都没有解决，所以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史，“都是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传统的一部分”^②，如果不这样来看待现代主义，这将是一种“被错误认知的现代主义”(BI, 52)。从这个广义的角度来说，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既

^① Paul de Man, *Roman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E.S. Burt, Kevin Newmark & Andrzej Warminski,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08, Notes 7. 凡引自该书处，下文中皆夹注为“(RCC, 页码)”。

^② Paul de Man,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2nd e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 52. 凡引自该书处，下文中皆夹注为“(BI, 页码)”。

研究马拉美、波德莱尔等现代主义作家，同时研究济慈和荷尔德林这样的经典浪漫主义作家就不奇怪了。在研究这些作家的过程中，德曼发现，借助以黑格爾的理论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存在分裂这个千古难题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因而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亟须突破，而这个新的突破口就是海德格爾的现象学理论。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德曼在浪漫主义研究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第一节 困境初显：象征主义的两个面向

德曼在写于 1954 年至 1956 年的文章《象征主义的两个面向》（“The Double Aspects of Symbolism”）中指出，继承了其前身浪漫主义的问题意识，象征主义诗人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自身与非他所是的一切，包括自然物、他人、神祇和上帝之间存在根本上的分裂。这种分裂具体表现为自己的意识想要去捕捉自身之外的某物时，总是无法成功。从诗歌语言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语言所命名或呈现的各种事物与这些事物本身不相符。语言（逻各斯）无法与它所表现的这个世界重合，语言不能“是”（to be）它所命名之物，而只是事物的符号或者象征。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样的认识需要分两层来理解：第一层是意识与意识之外事物的分裂关系；第二层是语言与意识之外事物的分裂。象征主义笼统地说语言与事物的分裂关系，显然暗含着一个预设，即语言是意识的工具。这一点恰恰是德曼以后要解构的。

一旦象征主义诗人们体会到了这种分裂的痛苦，他们就要想方设法克服它。德曼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应对方法：“如果诗人发现自己处在这种分裂和孤独的状态，他的意识与自然世界的统一状态相割裂，那么他

第一个自然的本能反应就是把诗歌语言当作手段来恢复这种遗失的统一状态。”(RCC, 151)这样的思路预设了两点:其一,大自然是自我统一的存在状态,与大自然统一就是与存在统一;其二,诗歌语言可以作为象征来融合分裂的两者。简言之,诗歌语言不仅呈现自然世界中的万物融合,而且可以让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相互融合统一。

不过德曼的研究表明,象征主义对此问题其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如果波德莱尔的诗歌可以称作是存在的诗(a poetry of being),马拉美的则可称为生成的诗(a poetry of becoming)。”(RCC, 161)波德莱尔的诗之所以被称为“存在的诗”,是因为他一方面相信有一种万事万物和谐统一的状态,虽然我们无法直接通达此状态;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想象力的活动来通达此状态,而想象力所要凭借的就是象征了。所以,在波德莱尔那里,所谓的象征主义就是使用语言来重新发掘存在于想象领域当中的万物融合的存在状态。不过,波德莱尔的想象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想象的领域中,不同的实体可以相互打通壁垒而达到连通状态,而人的意识在此过程中则要做出牺牲,从而达到“物我两忘”之融合境界,但归根结底是以牺牲人的意识为代价的。

德曼认为,与波德莱尔相反,马拉美在“生成的诗”中虽然也表现出与存在统一的渴望,但认为除非通过“非存在”(non-being),否则就不能够表达或通达“存在”。对此德曼特别指出,其实质就是只有当人们体验到了死亡,才能表现出与存在合一的状态。因此,实现与存在相合一状态的象征只不过是一种面具而已。也就是说,如果波德莱尔向往的是与存在不经中介而直接的相连,那么马拉美则恰恰是要抛弃这种与存在直接相连的状态,因为他意识到这种直接相连的状态实际上超越了语言,超越了意识,反而成了对语言和意识的毁灭。他所主张的诗歌行为